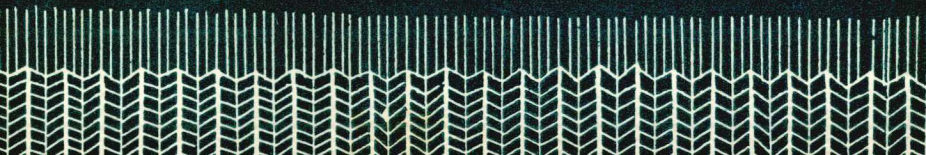




贵州省图书馆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

广播出版社



广 播 对 话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 编

农业科学出版社

编辑科农业组北京人京社

编 出 长 期 出 版 有 效 路 线

编 出 一 个 编 京 北

编 出 一 个 编 京 北

中(平) 68 页 88 页 88 页 88 页 88 页

编 出 一 个 编 京 北 88 页 88 页 88 页 88 页 88 页

000.00—1 页

广 播 出 版 社

广播对话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

*

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 4印张 60(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500

统一书号: 4236·003 定价: 0.26元

前 言

(8)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这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繁荣富庶的新农村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配合农村开展的致富讨论，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于一九八〇年八月举办了《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专题节目，采用“广播对话”的形式，讲事实，说道理，生动活泼地宣传了党的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有的放矢地批判了左倾谬论，分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干部、社员在“敢不敢富”、“能不能富”等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并且提供了一些致富的办法和经验。本书就是在《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专题节目广播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编辑出版的。

书中讲了十个问题，前四题由李完璞写稿；后六题分别由吕浩才、沈清、吴慰先、笄吉竹、黎瑞祥、王福全写稿。

本书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便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阅读，使之成为能够解决农村干部、社员的实际问题的参考读物。

目 录

话题一	敢不敢富?	(3)
话题二	让不让富?	(14)
话题三	能不能富?	(26)
话题四	会不会富?	(42)
话题五	要致富, 必须实行生产责任制	(56)
话题六	要致富, 必须抓财务	(69)
话题七	要致富, 必须推广科学技术	(80)
话题八	要致富, 必须抓好计划生育	(93)
话题九	致富要走正道	(102)
话题十	集体致富是根本	(114)

广播对话

怎样使农村富裕起来

人

物

张大婶——六十来岁，老党员、老模范，当过多年的妇联会主任、党支部委员，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合作化、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现在家里照顾孩子、搞家庭副业，过着富裕的生活。喜爱听广播，事情知道得多，

道理懂得多。

小 李——二十岁出头，高中毕业后参加一段劳动，新当上生产队长，积极肯干，只是缺少办法。



党 委 ， 岁 来 十 六 —— 戴 大 派

委 员 会 ， 董 事 会 ， 员

董 ， 主 会 理 政 治 平

政 治 理 理 ， 员 委 培 支

， 委 培 培 培 ， 委 培 日

培 公 ， 外 培 合 ， 培 土

。“ 命 革 大 外 文 ” ， 外

， 干 部 政 理 里 案 政 理

富 养 立 ， 业 幅 政 案 政

气 和 爱 喜 。 委 培 培 培

， 委 培 董 政 政 事 ， 政

话题一 敢不敢富？

这天，吃过晚饭，张大婶正在门口乘凉，刚上任不久的生产队长小李找大婶来了。

李：大婶，在这儿乘凉呐！

张：哦，小李，快来坐下，凉快凉快！

李：咳！坐不下呀！

张：怎么啦，什么事把俺这新队长难得咳声叹气的？

李：这不是正在开展怎样富起来的讨论吗？

张：这可是件大事，一定要讨论好。

李：是啊，会开过两次啦，大家都同声称赞，说让讨论怎样富起来，这是十多年来头一回；说富起来好，说这是好事，早就该抓，说一百个拥护、一千个赞成。

张：这不是讨论得很好吗？

李：咳，你哪知道，再往下，一论到真的，说到咱们队怎样富起来的时候，大伙却顾虑重重啦。有的

说：“富，是个好事，它好比一块肥肉，人人都想吃啊，可就是怕有骨头卡嗓子。”有的说：“这富，好比刚揭锅的白馒头，香喷喷的，谁不想吃，可就怕烫手啊！”大婶，你知道，我这刚当生产队长的毛孩子，可真没辙了。

张：哦……原来是这样。

李：大婶，你是从土改和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党员、老干部，又是老模范，经历的多，见识的广，您给我出出主意，这该怎么办呢？

张：咳，我这六十来岁的人啦，这两年也不在队上工作了，养个鸡、喂个猪的，我能知道个啥？

李：大婶，谁不知道您爱听广播，道理懂得多呀！

张：你说这个，倒是真的。这不，广播里也讲，报纸上也登，都在讨论怎样富起来吗！孩子，别着急，坐下来，咱娘俩慢慢说。

李：大婶，你说大家想不想富呢？

张：傻孩子，哪个不想富呢！咱庄稼人是年年盼、月月想呀！谁个不想过好日子！你看过电影《甜蜜的事业》吗？

李：看过。

张：你看唐二婶盼男孩儿那个盼劲儿，把女孩儿的名字都叫成盼弟、招弟、梦弟、捞弟，旧社会咱穷人盼富，比唐二婶盼男孩儿还盼得切呢！好多家

儿给孩子起名字叫来富啦、得富啦、梦富啦，还有什么富贵啦、富荣啦、富有啦，多啦，还不都是想富盼富！

李：看起来人们还是想富盼富哇！

张：别说人家，就说我吧，当初参加革命那会儿，还不是为着推翻剥削阶级，将来过上好日子！

李：你说这倒是实话，既然大家都想富，那现在为什么又不敢谈富呢？

张：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这里头有多年结下的疙瘩，一下子解不开。你找人个别谈过吗？

李：找过，那天我跟西院王大伯聊起来，我看他自留地里种的一畦大蒜长得不错，我说：“大伯，你有种大蒜的技术，这片儿自留地要是都种上大蒜，一季还不弄个百儿八十的？这不就富得快了吗？”

张：对呀！老王头有这个长处，又有这个条件。

李：咳，没料想，他两句话把我噎回来了。他瞪大眼睛，脸红脖子粗地朝我说：“哼，还提这一桩呢，我叫它荒着长草，也不再种大蒜了！”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这股气？

张：哦……，是啦，也难怪老头有气呀！

李：是怎么回事呢？

张：孩子，你不知道，西院你王大伯可是有名的种大蒜的把式，单干那会儿，年年都种个亩儿八分的，

全年的零花钱都有啦。前些年，在自留地上也种上几畦，卖个三头二十块的。没有想到，林彪、“四人帮”横行那会儿，可把他批苦喽！

李：种几畦大蒜有啥可批的呀？

张：不行呵，那会儿说他是小生产，搞自搂，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他弄到大会上，脖子上挂着两瓣大蒜，批过来，斗过去。又说他是“自私大王”，又说他是“自搂专家”。把老头子折腾得差点儿没晕过去。

李：真是岂有此理！

张：这批的是老王头儿，实际上是把大伙儿致富的路儿给堵死啦。

李：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太大了，这个流毒非肃清不可。

哎，大婶，你说这群众有顾虑，想富怕富不敢富，有的是当干部的，为啥也那么怕呢？

张：干部也有干部的难处。你说的是哪个？

李：就说我大伯吧，还是大队的党支书呢，可对怎样使队里富起来就不热心。

张：你大伯可是跟我一块干革命的老干部、老党员了，他有什么不积极的地方？

李：有一回，我跟他商量，队里是不是多搞点工副业，好增加点收入。咱们大队种水稻，这稻草哪年也

有几十万斤，要是组织社员把它打成草绳儿、草帘子，就能多收入好几万。

张：这是个好主意，前些年他也领着干过。

李：你猜我大伯怎么回答？

张：他怎么说呀？

李：他半晌没吭声，一连叹了三口气，最后，说我还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利害轻重。你说，这算什么话！

张：咳！不要责怪他，孩子。你以前在外头念书，村里有些事儿不知道。要说你大伯，可是个好干部，也是数得着的庄稼把式。他打象你这么大就当干部，现在头发都白了，给咱们村可算出了力、拉了套。可他也吃了不少苦头哇！

李：吃什么苦头？

张：你刚才说的打草绳，正戳到他伤心之处了。咱们村有打草绳、草帘的习惯，前些年你大伯带领大家搞这项工副业，哪一年挣的也够各家的零花钱。打“四清”那会儿就挨上批了，到“文化大革命”，批得更凶。有一回开大会，把你大伯满身缠了稻草绳，批判他是“毒蛇缠身”。

李：啥叫“毒蛇缠身”呢？

张：打草绳不是多挣了钱么，钱多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有毒，草绳缠在身上，那不就成了“毒

草 蛇缠身”吗？

李：咳，真是瞎胡闹，这不是成心折腾人吗？

张：就为这工副业，他可没少挨批，说他重副轻农，脱轨转向，拉车不看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把他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那时候，“四人帮”搞得可真凶啊！这样一来，谁还敢抓生产、抓钱致富呢？

不过，大婶，您说的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现在“四人帮”打倒啦，路线也端正啦，政策也落实啦，党中央号召我们搞四化，带领我们治穷致富，我想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怪现象了。可你说人们为什么还怕富、不敢大胆致富呢？

张：路线正确啦，方针政策对头啦，可那左倾思想留下的毒还没有肃清呀！人们为啥想富不敢富？

就是有些流毒象紧箍咒一样还箍在人们的头上！

李：哦……，都有哪些流毒呢？

张：咳，多啦，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就拿最流行的两个错误论调来说吧，叫什么“富变修”，“富就是资本主义”，它给人的毒害可不浅啊！

李：“富变修”，“富就是资本主义”！咳，现在还有人被弄得胡里胡涂呐！

张：你说，咱农民出力流汗，累死累活搞生产，还不

是为了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干社会主义，图个过富裕日子！它一说富变修，富是资本主义，谁还敢致富，谁不怕跟资本主义、跟修正主义沾边呢？

小李啊，大家是真的怕富吗？不是的。一句话说破了，人们怕的不是富，怕的是被扣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这两顶大帽子。这倒是真的。看起来，在怎样富起来的讨论中，不把这些谬论驳倒，不把这些流毒肃清，大家是不敢大胆致富的。

张：对喽，孩子，这算你说到关键上了。

李：大婶，我就不相信这富就一定变修，这富就一定是资本主义！

张：孩子，你说对啦，那富跟修正主义、跟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必然联系，也不是什么因果关系，它们之间不能划等号，不能说一富就修，一富就是资本主义。

我问你：咱共产党要富不要富？咱搞社会主义是不是要富？

李：要富，要富，当然要富啦！社会主义如果不要富，光受穷，那谁还干社会主义呀！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要不是为了使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使人们都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那谁还跟着党干革

命呀！

张：对喽，“四人帮”那一伙都是骗子，他们那些话都是骗人的、坑人的、吓唬人的，我就不信他们那一套，不上它那个当。

李：大婶，你对那个富变修、富就是资本主义的歪理儿是怎么看的？

张：咱庄稼人大道理讲不好，就会论实的，讲究实打实。就拿我家来说吧，解放前，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成天吃糠咽菜，过那穷时光。解放后，我有了房有了地，有牲口有车辆，不愁吃不愁穿，过上了好日子。这比过去，算是富了吧！

李：那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呀！

张：那你说，我变修了没有？变成资本主义没有？

李：根本挂不上边儿。

张：是啊，再往后说，“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咱农民盼望的新社会，后来咱也算看到了、摸着了、办到了，有的也享用上了吧！怎么样？变修了没有？变成资本主义没有？

李：没有，没有，肯定没有。

张：再就眼前看，我家你大叔爷几个参加队里劳动，我在家照看着一圈猪、一群鸡、一窝兔，你瞧，还有这房前屋后满院的果木树，加上自留地种

点菜什么的，哪一年也收入七、八百块；队上分配，一年也下不了一两千。

李：大婶家算真的过上富裕生活啦，一排七间纯砖到顶的新瓦房，吃的、用的什么也不缺。

张：要说，可也是。这不，光自行车就两三辆，手表一人一块，缝纫机、收音机(呵呵笑声)，还有新买的电视机……，小李啊，你大婶算得上是先富裕起来的户吧！

李：算得上，算得上，没说的。

张：那你把我家仔细检查检查，用放大镜、显微镜，把旮旯缝道都观察观察，看看有没有变修、有没有资本主义？

李：哈哈，没有，没有，我没有看到修正主义，也找不到资本主义。大婶，你这正是我们党所号召的、提倡的，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应该大大表扬呐！大婶，经你这么一联系实际，掰开揉碎地一讲，使我的脑袋瓜也开了窍，使我抓富的心气更足了，心底儿更踏实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得问问您。

张：什么问题，你说吧！

李：社员家庭致富和生产队集体致富，怎样才不会变修、不会是资本主义呢？

张：你问得好，这是个很关重要的问题。富裕了会不

会变修，会不会是资本主义，这要看是怎样的致富，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

李：哦！是劳动致富，还是剥削致富？

张：对，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就看有没有剥削。只要不剥削人，是靠劳动致富，就没有问题。照社员们的说法，“只要不偷、不摸、不剥削，都可以搞”。

李：哦……，有没有剥削，这条很重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剥削。资本主义是靠剥削起家，靠剥削生存发展的，没有了剥削，资本主义也就完了。哪有不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呢！

张：所以说，不管是生产队的集体致富，还是社员的个人致富，只要不搞剥削，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就大胆干吧，没有错儿。

李：大婶啊，我今晚儿找您取经算是取到了，看来，要想把怎样富裕起来的讨论搞好，使大伙毫无顾虑地生产致富，得首先把思想认识问题解决好，把那些怕富、不敢富的种种顾虑破除掉，使每个人都敢富，都能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去致富。

张：小李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是那么容易的。咱庄稼人最讲究实的，还得在行动上、措施上见真的才行。